



英雄比约

——[比] 托马斯·拉瓦谢里 著 刘羽 译——

谁是莫菲尔





Bjorn le morphie
1
英雄比约

[比] 托马斯·拉瓦谢里 著 刘羽 译

谁是莫菲尔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是莫菲尔/(比)拉瓦谢里著;刘羽译.--武汉:

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5.4

(英雄比约;1)

ISBN 978-7-5560-1110-0

I. ①谁… II. ①拉… ②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比利时-现代 IV. ①I564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3270号

Original title: Bjorn le Morphir-Illustrations and text by Thomas Lavachery

©2004 l' é cole des loisirs, Paris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4 by CHANGJIANG CHILDREN'S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17-2014-109号

英雄比约

谁是莫菲尔

原 著 【比】托马斯·拉瓦谢里/著

译 者 刘 羽

项目策划 李 虹

责任编辑 单定平

插 图 蛋蛋工作室

排 版 北京瑞者达图文制作中心

出 品 人 李 兵

出版发行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电子邮件 hbcip@vip.sina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承 印 厂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889mm×1194mm

开本印张 32开 7印张

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60-1110-0

定 价 20.00元

业务电话 (027) 87679179 87679199

网 址 Http://www.hbcip.com.cn

目 录



第①章	邪恶的暴雪	/001
第②章	雪球穿墙而入	/010
第③章	暴雪发起猛攻	/016
第④章	人剑合一	/022
第⑤章	玛佳疯了	/032
第⑥章	幽灵杀手	/039
第⑦章	雪魔的诅咒	/044
第⑧章	我不是莫菲尔!	/050
第⑨章	又下雪了	/056
第⑩章	德吕尼背叛	/063
第⑪章	暴雪攻进来了	/069
第⑫章	长长的下坡路	/077
第⑬章	私订终身	/084
第⑭章	我是莫菲尔!	/090
第⑮章	雪魔在庆祝胜利	/100
第⑯章	不速之客	/107

第17章	陆鲑鱼卵的妙用	/114
第18章	与陆鲑鱼一起出发	/120
第19章	雪魔走了还是没走？	/127
第20章	奇怪的白狼季祖	/134
第21章	狂欢之夜	/142
第22章	白狼季祖的伤心事	/148
第23章	梦魇	/154
第24章	饥饿的噬尸蝴蝶	/162
第25章	决斗	/171
第26章	达尔王子的秘密	/178
第27章	国王阿哈德的礼物	/186
第28章	重见天日	/196

第1章

邪恶的暴雪

老渔夫阿里身后的大门砰的一声打开了，这不寻常的动静让他有些慌张。走进来的，是我父亲的几个侍从，包括半托尔人笛奇。

笛奇第一时间把门死死关上。暴雪突击队呼啸着扑向大门，每一团雪絮都有拳头那么大。

像所有的托尔人和半托尔人一样，笛奇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，他嚷嚷道：“这奏（就）像《圣经》里记载的大洪水！”

他步子大得像一头巨熊，没两步就已经走到我身边，坐了下来。

笛奇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很喜欢他。没错儿，他那其丑无比的模样确实曾让我目瞪口呆，还有他身上发出的阵阵恶臭也曾让我避之不及，不过，这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，我早就已经习惯了。

对了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比约，我此刻讲到的这一天，是我一生之中最难忘的日子之一。那天，我母亲站在壁炉前，

我妹妹安若躲在她身后，像屋里的其他人一样，她们也正等着我父亲归来；旁边那对吓呆了的哑姐妹，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，我母亲出于善心收留了她们。

雪还在下，不停地下。老渔夫阿里和笛奇起身去关护窗板，其他人则开始生火。屋里是那么安静，沉甸甸的感觉压抑在每个人心头。

我的哥哥居纳守在火堆一角，背对着门，静静地把玩手中的木质战俑。我看到他向小妹安若眨了眨眼睛，又向那对哑姐妹投去一个安心的微笑。他是如此镇定，真让我佩服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又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沉默依旧。我母亲和妹妹就这样死死盯着紧闭的大门，视线不曾转移半寸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家里的仆人聚在一起聊了起来。老厨娘玛佳提起 1015 年的那场大雪：暴雪覆盖了旁边山谷的整个村子，积雪没过屋顶，甚至没过了耶尔大教堂。

老渔夫阿里补充说：“那个村子的人被大雪围困了整整三个月啊。”

“这要换了似（是）饿（我），肯定得成神经病！”笛奇大声说道。

“我也是！”玛佳附和道。

玛佳在空中画出一道十字。安若和那对哑姐妹也学她的动作，画着十字图案。我看了看母亲，她的手纹丝不动，一门心思只牵挂着大门的动静。

我们家的牧羊人德吕尼倚着墙，远远地站在一旁。他身

躯颀长，骨架瘦削，两只眼睛间隔很大，看上去像极了一只螳螂。

“那场大雪降临时，”他悲戚地说，“因为食物一天比一天少，主人家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家仆们饿死。”

大厅瞬间又安静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，门开了。父亲大步迈进门来，他浑身上下都是雪。我仍记得那个瞬间，数不清的雪絮猛地涌进屋内，耀眼的白色顿时照亮了整个房间。

父亲想要关上身后的大门，他用尽全力，却合不上门。笛奇和德吕尼赶紧过去给他帮忙。

对于守候在门外的暴雪突击队而言，想要吞噬我们，现在才是最好的时机；等到大门被锁上，它们唯一的胜算就只有凭借积雪重量，等待慢慢压垮我们的屋子了。

父亲、笛奇和德吕尼三个人合力试图将门关上，尽管大部分企图侵入屋内的暴雪被阻隔在外，但仍有一小部分雪团和他们拉锯般僵持着。我哥哥居纳放下手中的战俑和笔，起身帮助大人们。我也加入了抵抗的队伍，很快屋内的其他老弱妇孺也参加进来。终于，我们击退了暴雪突击队，紧紧地合上了门。

“可怜的动物们可怎么办啦！它们肯定得冻僵了！”笛奇担心地说。

半托尔人笛奇很喜欢马和其他的动物。他看上去像是想冲到屋外，突破暴风雪的重重包围，将动物们救回。可惜太迟了，父亲已经命令用门闩将门死死抵住。而且他此刻心情不佳，因为刚刚关门时不得不求助于女人和孩子们，这让他

英雄比约 ①

SHUI SHI MO FEI ER
谁是莫菲尔



十分懊恼。

“你们去把百叶窗也钉死。”父亲边说边坐下。

他身形庞大，高高的椅子被他压得嘎吱作响。

笛奇和德吕尼忙着加固大门和百叶窗，其他人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。屋内除了榔头叮叮当当的声音和屋外狂风的呼啸声，没人开口说话，大厅被一片沉寂笼罩着。然而，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那就是一家之主——我的父亲埃里克。

或许有些人还不了解我父亲。埃里克是希奥古之子，无畏的大力士，也是斐兹国最富有的领主。他曾多次参与海外远征，由此积累了可观的财富。不过与他所得的荣誉相比，这点金钱就不足挂齿了。二十七年前（此后十五年我才出生）沃拉热人入侵我们斐兹国，埃里克就是在抵抗沃拉热人的战争中成名的。谁也说不清沃拉热人来自哪里，他们很肮脏，头上生满了虱子，每日以死尸为食。沃拉热的国王大肚皮（这就是他真实的名字）冲到我们的国王阿哈德一世的王座前，逼迫他让位。大肚皮想用他们那粗俗的蛮族文化和难听、难懂的沃拉热语取代我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；不过，阿哈德国王和像父亲这样的勇士们最终成功地将侵略者驱逐了出去。

阿哈德亲手处死了狡猾的大肚皮，一斧头便将他劈成了两半。至于长脖子，也就是沃拉热国残暴的首相，也被我父亲斩了头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我从道听途说知道的，因为，父亲从不愿在我们面前提起这些光辉的往事。

为感谢我父亲，阿哈德国王赐给他一大笔黄金，并赠予他一把宝剑——就是用神秘金属铸造而成的无上之剑格扎尔。然而，从某一天开始，阿哈德和埃里克不再来往，甚至开始互相憎恨。他们交恶的原因是，阿哈德国王皈依了从南方国家传来的一种新的宗教——基督教，我父亲对此却满腹怨言。

“哼，连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上帝？”埃里克带点儿挖苦地说，“还有他那个儿子耶稣，没有肌肉，也没有佩剑，简直就是一个可怜的小男孩儿！人们会把他们当作可敬可爱的指引者吗？当然不会！绝对不可能！”

我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。听到父亲说这些话时，她一言未发，但她脸上自豪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，她绝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信仰。对我而言，是的，我热爱耶稣并欣赏他那份平和的勇敢，但同时，我也十分敬畏我们民族所崇拜的神，尤其是深不可测的戈丹，他能斩妖除魔，更是驯龙高手；他会吹奏长笛，是杰出的诗人，而且还懂得如何魅惑女孩子……

在我们北方国家的宗教中，一共有 1302 个神，其中父亲和我最欣赏的就是戈丹。我哥哥居纳最喜欢的则是托雷，因为托雷有一辆可以在空中飞驰的黄金战车。

转眼间，笛奇和德吕尼已经加固好了门窗，也坐到了桌前。半托尔人笛奇的座位远在桌子另一端，正对着我父亲。这样的座次安排倒和他的资历没什么关系（笛奇并无任何头

街，他小时候就遭到遗弃，后来被我父亲收养。），主要是因为他身上味道难闻；只有像对待鼠疫患者那样将他隔离在桌子另一端，桌上其他人用餐时才不会太倒胃口。即使这样，德吕尼还是会利用这点上演些小闹剧，比如找一样东西塞住自己的鼻孔，而且一顿饭的工夫会重复这个动作十几次。

父亲猛地站起来，却一言未发。他在倾听窗外的动静，准确地说，他是在听雪的动静。我也在静静地听，但我听到的声音，更像是从马厩里传来的，遥远的，慢慢减弱的叫喊声。

“雪还在继续，”埃里克说，“不出三个小时，我们的屋顶就会堆满雪。”

“那壁炉呢？”母亲问道。

我们家的壁炉有六米高，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暴雪而设计的。

“要完全积满壁炉，雪还得下一整夜，外加明天一整天。”父亲回答。

“怎么可能下这么久？”牧羊人德吕尼也加入到对话中。

“怎么不可能？当然可能！”厨娘玛佳尖叫着说，“你们忘了那年的暴雪吗？”

父亲重新坐下，端起一大杯蜂蜜啤酒，边喝边告诉我们，刚刚在回家的路上，一团巨石般大小的雪团正好砸落到他身上，即使他人高力大，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脱身。在我父亲看来，这是一个预兆，说明今年的暴雪来势汹汹，意图不轨。是的，一定错不了，它们想要吞噬的，是人。

“暴雪想杀死这里所有的人，一个都不剩。”埃里克说。

他又倒了满满一杯啤酒，随即陷入沉默，眼神也黯淡了。我看到满屋里的人都紧紧盯着父亲，同样陷入到深深的忧虑之中。未来几周，甚至几个月，我们可能都将被困在屋里。阿里，德吕尼，玛佳，哑巴姐妹，笛奇，每个人都期待着埃里克能说点儿什么，说点儿让他们安心的话。果然，父亲开口了，他庄严郑重地讲了一番话，而那番话如此精彩，以致多年之后，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我还是会激动得微微发抖。

“各位，”埃里克说，“死神离我们只有一门之隔。它貌似纯净无瑕，像和平鸽那样洁白，但它却是切切实实的死亡威胁！我们需要团结一心，相互扶持。未来一段时间，我们将一起生活在这片小小的空间内，所有食物将平均分配。在我埃里克的餐桌上，主人和仆人的配给完全一样，男人和女人，半托尔人和其他人，都完全一样。”

笛奇露出感激的笑容，一滴眼泪淌过他布满脓包的脸颊。

“我们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就像现在这样。这就是我的决定。”父亲总结说。

每个人都感到极大的解脱。我看到母亲充满钦佩地望向父亲；小妹安若也满面的自豪之情，她淡紫色的眼睛里（我妹妹的眼睛确实是淡紫色的）闪耀着对父亲深切的爱意。

当天晚上，雪停了。我在和小妹下象棋，身旁，火苗在壁炉内起舞，就像安若一样无忧无虑。最初的恐惧过去后，

小妹对目前的形势反而有些兴奋。虽然被困在屋内，她却觉得这棒极了，因为我们可以一起猜谜，一起唱歌，老渔夫阿里可以给她讲很多故事……可是我呢，我并不像她那么高兴，相反，我感到害怕。

我注意到，坐在一边的德吕尼和玛佳正在交谈。他们对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加防备，因此我能悄悄听着他们对话。

“今天说些漂亮的场面话，那日后呢？”这是德吕尼带着鼻音的声音。“等到食物储备快不够的时候，你看着吧，保准是家奴先被饿死。”

“说得对，一定是这样。”老厨娘低声附和。

“希望这场雪赶快离开我们这儿吧。”

“还是先别想得这么好！”

我从来就不喜欢德吕尼。不过，我一直很喜欢玛佳。但是，从这一刻起，在我眼里她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；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，觉得她能做得一手美味佳肴。

第2章

雪球穿墙而入

往常，我们每天吃四餐，现在减少到一日两餐，每餐的分量也有所减少。开始确实有些不习惯，不过很快我们就适应了。经过父亲的精打细算，按这样的配给，我们的食物储备可以支撑五个月。要知道，在我们这里，还没有哪一次，如此咄咄逼人又冥顽不化的暴雪可以持续五个月以上。

除了时间战，暴雪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打垮我们，就是凭借它的力量，日复一日，不断施压，积雪也许可以冲破屋子的墙壁，将我们所有人活生生地吞入它冰冷的口中。不过母亲很怀疑这样的死法会不会更折磨人。

“我情愿饿死也不愿冻死。”母亲叹气说。

埃里克让母亲放宽心。事实上，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是祖父希奥古建造的，他是一位杰出的木匠。而且这所房子的各个部分都进行过多次加固。今年夏天，父亲和笛奇就增加了支柱和房梁的数量，而且非常幸运的是，他们还双倍加固了外墙。

“也就是说，如果真会出事，我一定会有预感。”埃里克骄傲地下结论说。

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每当我们的房子剧烈晃动，仿佛一艘小船在冰海中东碰西撞时，我就暗暗重复父亲说过的这些话。每每想起这些话，我心中就立刻多了几分信心。

生活一切如常。老渔夫阿里在雕刻一些木头战俑，用来装备一艘微缩版的龙头船，这是他打算送给我父亲的礼物。笛奇一半的时间用来默默地巡视屋子墙壁，另一半时间用来给阿里的木头小人儿涂颜色。我和居纳也给他们帮忙。

母亲则找出了四十几张狐狸皮，这都是近些年来她陆陆续续买的，打算用来给父亲缝制一件节庆时穿的大衣。之前她一直都没有时间专心完成这件事，现在机会来了；在那对哑姐妹和安若的帮助下，她不停歇地缝纫，几乎快到了不眠不休的地步。

父亲埋头写他的回忆录。在给我们展示之前，他想赶赶进度，先完成十几个章节的内容。我们，终于快可以听到希奥古之子——埃里克的光辉事迹了！

在等待父亲故事的时候，是阿里讲的故事陪伴我们度过一个个夜晚。有美丽的夫人与勇猛领主的故事，魔术师的故事，龙的故事，精灵和地妖的故事，会唱歌的熊和陆鲸的故事……阿里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围绕爱情展开，战争只占很小的一部分。对此我倒不很介意，不过我哥哥对爱情完全没有兴趣。

“阿里讲的那些漂亮女人的故事真是无聊透顶！”居纳抱怨说。

其实他真正想听的，是我父亲还没完成的回忆录，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

我们听到屋外传来各式各样的声响：有像雷声般的轰轰隆隆，有噼里啪啦的爆裂声，有的则是嘎嘎吱吱摩擦作响，这些声音都似乎是在为我们敲响丧钟……大家越听越感到惶恐，尤其是玛佳，她常常自言自语，大惊小怪。

为了给大家找点儿乐子，父亲决定提前给我们读他的回忆录。

“虽然我只完成了五章，但已经有很多内容了。”埃里克说，“而且我写得很快，我的笔就像奔驰在羊皮纸上一样。孩子们，我在全速前进！”

这场阅读会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，每个听众都洗耳恭听。午夜12点，最后一页终于也读完了，母亲和笛奇率先鼓起掌，其他人也纷纷开始鼓掌。不过这掌声并非出自真心。说实话，大家对回忆录的内容失望透了。

居纳紧盯住地面一言不发；我想他可能是在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。而我则感到十分惊愕，因为我想不通，为何突然之间，父亲的生活在我眼中就变得如此乏味。这样的想法让我觉得羞愧，我真想跪在伟大的埃里克脚下，求他原谅我竟这样想他。

随后，当我躺在床上时，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：可能